



牧民新書 十

ワ 3
5106
10

廿十二



7保8
5/06
卷 12-10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一

泐水 丁鏞 著



斷獄 刑典二

斷獄之要明慎而已人之死生係我一察可不明乎人之死生係我一念可不慎乎

經傳所論刑獄之義及古今殺獄之跡 國朝故事
先朝判獄之詞及檢法之余所為者合之為明清錄二
十四卷別為一部今不復論

盛吉為廷尉決獄無虎滯每至冬罪囚當斲妻執燭吉
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

使人濫罪殃及子孫 宋歐陽規常夜治爰書屢廢書
嘆妻問故曰此殺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富人危極之時其搖尾之勢
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 紫霞山人曰至寃
大痛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忍有一官人
閱案覈根解作無罪平人然後知刑官之尊
兇均治成都 有懦弱不能伸寃者必委典益其情蜀人
謂之照天燭
鄭瑄曰按獄者或乘其聰明或乘其大氣或乘其忙錯
種、皆能枉人昔彭惠安能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

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獄官之難也
鄭瑄曰吏以察、博名吹毫求疵深又巧詆令必不得
反而一等脩潔之士又明見其無辜多嫌遠自避以小
民身家性命全我好脩之名 富民遇貪吏或行賂以
幸免過廉官或避嫌以橫罹允按獄者忘民之貧富一
出於公正斯可矣 又曰鄉民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管
扑交錯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係親欲早出而妄自誣
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
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
一人坐獄闔戶泣啼一罪爰成妻孥典獄南爰書教語其

得潦草泛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俾自叩控使
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衢謀於邑輟轉
於寤寐即鬼神亦將來告矣

張九齡爲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昏吏先取則
于九齡、、而分曲直口換案卷因無輕重咸當其罪
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張忠定每批事有情輕法重情
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以敷風俗篤孝義爲本
蜀人錢板謂之戎民集

歐陽脩語張芸叟云昔吾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
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違日因取架閣

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在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謂
有以枉爲直違法殉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以夷陵荒
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年仰天誓心自爾遇
事不敢忽也

韓億知亳州次子爲西京判官謁告省覲公喜置酒告
僚屬婢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
判官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俸貳一府事無巨細
皆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肅可知必欲槿之
衆實力解方已

季本爲達寧府推官遇事欲決庭無留訟嘗斷重獄事

過字疑有字

已麗群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為記達
諸上司今後斷者得據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焉不疑為京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還母曰平
反幾何不疑曰有母則喜笑曰或止母怒為不食故不

疑為吏嚴而不殘

于定國父子為獄史屢理冤獄東海孝婦亦羅文法縣

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始定國父子公其門閭壞父老方

共治之于公謂公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

獄多陰德未嘗有所究子孫必有興者○後漢虞詡租

父經為郡獄吏每上具滄泣隨之嘗曰昔于公高其門

細

閻其子至丞相吾子孫何必不為九卿因字翊曰升卿

○案古人於樹德受福其取必如此

常仁壽性寬厚為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

壽禮佛然後死

胡大初曰誘曰捉賊頂捉賊捉奸頂捉獲此雖俚言極

為有道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一著案方可憑信○又曰

治獄有三誠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我醉則果有追悔

彼醉則不知畏懼羸瘠則瘠尤有不測

漢鄧都守洛南族滅閻氏十餘郡畏都如大府號曰蒼

鷹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顧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漢甯成為郡守，公孫私曰：「成為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郡。」乃拜闕內都尉。人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梁臧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宋韓縝字玉汝，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嚴酷如此。縝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勅，被夜以鐵果杖箠殺之，勅妻持血衣搗登聞鼓以訴，坐落職。

南史萬亮為永康令，嚴刻人苦之。乃以桃木刻作亮身，燒柴煮湯，齊江介為吳令，治亦深切，民有榜死人觸

饅為謚首今之名介乃棄官而歸

唐屈突蓋為長安令，有威嚴，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

王藻為獄吏，每日持金，故妻疑其鬻獄，所得曰：「遣婢餽豬蹄十脡，及飯，船云送十三脡。」藻怒，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君月持錢，故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答藻矍然大悟，汗流浹背。

南史王愷為都督，荆州刺史，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

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

獄

唐李程調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
遷監察御史

辛公義為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
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頂禁者公義即宿
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
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
而止

周濂溪為分寧獄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願至一訊立辨

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徙知南昌曰人
皆曰是能辨分寧者獄吾屬得所訴矣○案他事遂非
但為已過獄事遂非乃害人命必有天殃宜鑑于茲

遇有大獄已力所及陰為救拔種德徼福未有大於是者
也
秦安為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延及數千人
吏案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
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安曰如有不
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

四百餘家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
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逢人伸理不言
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
註誤至此有詔悉謫遣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
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宋范如奎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
誤帥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
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焉
錢忠定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証服自盜抵死邑具獄

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謂曰初縣當得嘗答曰治獄
 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
 范文正公仲淹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
 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往復辨論之說于屏
 上比去守無所容負一馬驚馬徒步而歸
 周濂溪為南安軍司理叅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酷吏也欲深治之先王典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
 取告身委而去之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
 為也逵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王薦之
 陳戩為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

其寃而尉挾姻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無辜以
 希賞安乎遂釋之人並知其賢
 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誣
 以不軌李諫議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
 活之○林積為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
 意使者初欲薦積固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剋而活五
 十餘人吾復何憾
 石臯守定州唐縣免惡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
 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臯主鞠治是時冬月臯
 抱籍上廳事佯為顛仆其籍於火中盡焚之不可復覆

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盡釋

皇明周新初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寒
鉄及按察浙江有虎氏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鉄公來
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寃放之

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貫二十年矣其發其奸捕
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以聞
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貸出之
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
為首餘悉不問

程明道令晉城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恥有邑篋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
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
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
此人惡少之弗草者也

獄之所起吏校恣橫打家劫舍其村遂亡首疑慮者此也
上官之初宜有約束

凡殺獄其正犯當死者職當就死若干連者證隣保之
等本無罪犯一入目錄必經再檢其或不辜三檢四檢五
查六查枷械滯獄動至數月或累年之後審理別查
又復提入招辭從實則隣里結怨不可保存顏私有顧

則官長搆罪受在刑棍入獄則有踰門解枷之費拘留
則有酒飯烟炕之費百無一全破家蕩產故民之畏殺
獄不異寇難一奔縱動輒駭斃竄片刻之間風靡電散
於是頑校虎叱悍吏鯨吼係其老弱執其嫠婦拔箝摘
釜攘豚曳犢探及甌罌掠盡杼軸戶歌傾厨竈荒涼
哭拜千霄村塢慘蒼而後官乃至馬汎蓋鳴鑣騶徒雲
騰白楮朱杖大枷長繩首尾相銜街植巷咽鳴馬蕭
戲相啼噉恣卒驚奔汗流喘絕其勢若彌天大網從空
下來有罪無罪咸罹禍災使斯民三魂失守七魄叫哀
此吏校之所與約束也牧宜知此於上官數旬之內榜

諭下民共之約束。行縣令為榜諭事每殺獄一起本
村必七一由看證隣保不容不備而本人逃散追捕之
際吏校行惡也一由檢官一行騶卒不簡自下行詐村
費以倍也一由看證隣保無不囚禁絀旬閱月獄費難
富也自今檢驗之行富簡其騶卒又凡正犯之外若干
連諸人其有所犯者拘留邸家其無關係者取招即放
不令稽留須知此意或不幸而有殺愛唯正犯人結縛
看守而看證隣保各以公議執定以待俾無追捕受辱
之與其或邂逅之死不啻償命者隣里父老曉諭兩家
使之調解此周禮調人之遺意也調解既成具由報官

即出憑驗文字無或隱匿以生後患不亦善乎每見私
和隱匿者必為吏校所發索賂嚇喝固有限節一竇雖
防一竇又潰畢境告官乃檢乃查翹情疑亂閱月經年
民費以倍官府以亂茲先約束須各知悉

清溪行檢說云清溪民高得才以稻棒打殺某甲始里
報至聞犯人已縛余即令中軍執事把守五里亭禁人
往來趣備馬出至五里亭見一行首尾將連五里旗棍
刑具馬步并列余令悉除之唯刑吏一人伴作一人執
勒一人知印一人油杉一人共一馬五人偕行刑吏進
曰將校不從無以捕三切隣余曰我當名致之吏曰侍

奴不從及即所謂無以出命余曰伴作者魚之吏曰無
完錄屍帳式祇物法物無以輸之余曰油杉者魚之吏
曰枉席食具不備敦匣厨供不具為之奈何余曰得溫
室假竊喫村飯療飢斯已矣吏曰刑具不隨非例也犯
人何以枷矣檢場例不用刑犯人縛亦足矣遂行至停
屍處村一空矣唯一老翁守犯人坐樹根余亦下
馬坐他樹根召老翁語之曰吾行甚簡無相害也凡隱者
宜名還少頂一村男女悉還其家召父老令自里中公
議執三切隣公議定者證諸人又召父老問本里及隣
村有曾經鄉官武校及為防里任出入官府者否擇

其敏慧者悉來相投於是皆權差職名左右悉備威儀
無缺以其一人為尉監令供一行之饋歸即準報之既
行檢仍於檢庭取招成文訖召屍親及犯人親屬語之
曰此獄之情如此已吾之報當當信地已改等無
為下輩所瞞也有效以一文錢輸邑者嚴懲不赦其切
隣于連以下應問各人並於本里保囚以待覆檢其日
蕭、述選府令刑吏至中路迎覆檢官且陳此事覆檢
官恐毀譽頓殊亦除騶從嚴約束不貽言焉○余久在
民間知凡獲獄其發告者十之二三其七八皆匿焉誠
以一經檢驗遂成敗村不踰年凋瘵空散故苦主雖悲

究彌中為里中父老豪傑所沮止於是逐犯人賂苦主
息口埋瘞以滅其口或權吏武技知而脅之即自里中
共聚錢二三百緡以賂之亦終不肯發告其匿妻之雄
斯可知矣為牧者宜深留意焉

正犯于犯不得不囚之也者慮其逃也逃既無慮何
必囚矣于連不必囚看證不必囚三切隣不必囚鄉甲
里正不必囚屍親之主私和者不必囚犯人親屬之助
力不深者不必囚初檢既了並令以衣冠隨後取招之
間使留邸家取招既了隨即放送使歸本村以待覆檢
○覆檢官到邑豫令吏校傳告初檢時規模覆檢官恐

毀譽頓殊必亦檢束又令吏校密告覆檢吏校日今有
多人承令出村覆檢吏卒或有侵擾使之無察公等謹
慎切勿生事如是則覆檢亦無害矣。覆檢官還發其
干連以下罪人隨即放逐使各歸農雖報營之狀輒云
仍因便宜即放無害義理不可拘也

獄體至重檢場取招本無用刑之法今之官長不達法例
雜施刑杖大非也

近見郡縣官既不練吏亦無識檢庭取招嚴施笞杖或
以朱林撞其脅肋痛楚既極誰能忍之指無為有構虛
為案遂成誣獄此所謂鍛鍊成獄也不但國典之顯違

必有鬼神之陰祐萬不可為也 親戚冷里入於干
連者拘於顏私不忍直告漫漶為說非但吾人之常情
抑亦村里之厚俗外雖嚴訊內宜嘉愛如此之人豈可
輒施刑杖使之痛楚迫厄終為負心之人乎發奸摘伏
目前之小快也敷風養俗流遠之大政也苟有識見胡
不直告究厥情狀萬一痛惡此雖羊頭例談亦失言也
凡遇此等宜宛轉究問執其違舛反戾詰難或語塞
理屈不得不吐露真情何患其不得案也檢跋論理亦
當曰某甲陰匿情好死生之際不忍明說此亦常情不

七深罪

無冤錄增注云檢時無得施以刑威 朝家著令至嚴
而近多濫施甚非法意須要宛轉查究得其情偽切勿
妄施杖棍刑訊及杖撞等刑 法文如此守之宜嚴
南史傅岐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訴郡 錄其仇
人考掠備之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今晚械以
和言問之便即首服 由是現之威訊未也取服平問
未也不服也

黃勉齋幹鞫和州獄 故以起未決幹釋囚桔桔飲食
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
曰汝殺人投之于井我志知之胡得欺我囚遂驚服
檢招彌日錄之以同日此宜改之治也

檢庭取招或至五六日方了而檢某之例皆去同日更
推或初招從寀而後招寔訊或初招隱情而後招白直
其日子之多少時刻之久暫有足以推檢事寀別其情
偽者並去同日大是謬例此非有國典朝令不過吏屬
之襲譌耳收宜議於監司改此謬例二日三日並宜送
寀席考檢有賴也 又凡檢寀宜用成冊絲欄榻出楷
字精寫為兩件一留監管一留本縣此須監司領其式
于列邑乃可行也冊面長廣或有尺寸剪齊一刀無少

卷差列邑檢案與為一部不亦善乎今法檢案皆用簿
紙卷軸不過數月磨滅難讀本縣所留仍是草本皆踈
鹵之病也 凡報狀一詳一畧其畧者謂之書目然檢
案宜具二件以防奸偽余在長髻見小吏取檢報刀割
你奸管題若問東吞西而官猶不悟 見上第 五篇 可不戒哉
誣告起獄者嚴治勿赦照反坐之律以收罰金行違以自
溺為被溺以自縊為被縊以自刺為被刺以服毒為被
打以病患為內傷若差者多矣考諸法書形證各殊辨
之不難但既辨之後獄事出場官意遂解不思懲惡略
施刑杖例皆全釋民何所怵畏哉凡誣告者法皆反坐

誣以死罪者厥罪應死雖不能然亦與流配而免之豈
不踈哉此由嫉惡之心不能真切故也宜論報上目也
罪無赦

大明律曰凡誣告者各加所誣罪二等或三等至死罪
所誣之人已斃者反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加役三年 其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也情重者發遣情
輕者收贖可也

大明律曰凡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及家長故殺奴婢
高賴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若子孫將已死祖父母
父母奴婢雇工人將家長身死高賴人者杖一百徒三

年 其告官者隨訛告輕重並依誣告平人律論罪例

甚煩今不登錄 案高賴或稱白賴譯之以東語即云

用惡亦云臆持其白賴者東語即云生臆持 云告不

告私自囑喝以索賂物者謂之面賴其律差輕入官發

告直欲成獄者乃用反坐之律當死者宜細考兩條唯

法是遵也

陶承學守徽州民負氣好訟有告殺人必先與約曰此

冰汝父即汝兄弟冰有沈寃而殺其腐肉即當與殺者

同律令具服辭乃為檢之不得寃

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

鄭瑄曰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為慘酷下輩恃此敢刁

至如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

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

沐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無賴死

之根指富家為甘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貪

究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未易彈述世之

官長獨謂死場一檢足以辨寃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

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單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

子兄弟以死為利暴死滅法揣其情由其手刃無異今

既難緊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殺死縊死投水

死而不郎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為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騙冒認挾打者嚴具節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存不既多乎

御印官印偽造偽榻者察其情犯銜其輕重

御印偽造者皆嘉善折衝爵牒偽造者也作法疎脫民易偽造而其利甚厚民安得不犯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豈非同民此有司之過也○余為假注書、傳旨刑曹錄囚 御印偽造者二十餘人後十年為刑曹奏議訊囚 御印偽造者又二十餘人余問吏曰十年前

舊囚至今未決乎吏曰豈有是也每年決放至明年犯者又復如前年之疏決或至四五十人今年其少者也 官印及諸官房蓋書偽造者各依照律又或有戶長印兩合為方形者又或以敗天公乾範之等鑿作篆文若是者其罪宜輕

趙清憲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殺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案其人書情輕故趙公權辭免之如此

蔡文忠公齊通判離州民有告某氏刻為稅印為奸利

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尽利於民、
無所迹是為政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
皆釋而不問之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執為善人由
是風化大行

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琮合家烹之腹中得
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山縣近日文書視其
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攜印問之果新鑄也
琮疑人誑之令伏罪曰曰印為人竊去某與吏並憂刑
戮乃潛舍工人為之令唯俟死舍也琮為秘其事新
印令贖旧印故縣罕知者

族譜偽造者亦當懲治見上篇儻丁

慎刑 刑典三

收之用刑宜分三等民事用上刑公事用中刑官事用下
刑私事無刑焉可也

民事者何也田政賦役軍政穀簿訟獄之等一應小民
之事官吏鄉甲有或舞弄作奸侵虐為害者下民為事也
公事者何也漕運稅納物膳之貢京司上司輸納之物
文移之期一應奉公之務官吏鄉甲逋負多錢遷就愆
期者為公事也官事者何也祭祀賓客典守策應朝謁
之禮供奉之職一應本縣之務其所以維持官府者衙

官祿吏不謹不勤以違法令者為官事也○上刑者何也我之立意在乎緩刑以循法則笞三十考察見血為上刑笞二十申飭用力為中刑笞一十溫言示法為下刑法如是足矣若我之立意在於峻刑以立威則笞五十見血軍務用小棍七度以為上刑笞三十用力犯法用訊杖十度以為中刑笞二十或笞杖十五以為下刑法如是足矣過此以往是謂濫刑吾不知之矣○大抵虐民之事多係故犯况牧之為職在乎去狼以牧羊茲所以民事用上刑也奉公之事或係公罪然其期限有程不可遠越尊國事上不敢怠忽茲所以公事用中刑

官

也官府既設百度宜張即牧之一身亦自尊重率屬之趨走供奉宜在董飭但其利害止於牧身茲所以官事用下刑也每遇一犯人先自思之曰是民事乎是官事乎若係民事雖所犯差輕刑宜從重若係民事雖所犯差重刑宜從輕權衡尺度森然在中庶乎刑平而成立矣

私事者何也奉親者春府堂闈雖所致敬在官為私事也妻之處內屋私事也子之處丹房私事也家廟奉祭私事也親交接待私事也官厨之米縣司之薪日用糜費私事也銅鬼木筭之造作布帛學棉之賈販私事也

一應私事之有誤者即一管半箠不可或施於小奴此所謂私事無刑也假如春府有疾令醫吏煮藥之中有仁蔘鹿茸醫吏因睡誤至焦令牧宜溫言論之曰汝亦久勞無味其必瀕勿引咎更莫他刺則吏感悅羞加之以嚴棍微之以棄恧則吏出門詛其春府願賜連七願不為不孝乎假如祭需封累賄薄而觸小牧宜增直以買佳物羞答之杖之勒微大醫吏則出門罵我祖考雜以醜語願不為不孝乎妻子以下類皆如此飯有虫蛆不可管也羹有塵煤不可比也物惡恧隆而不可爭也用小而下多不可制也大眾溫諭以戒之小罪含默以恕

命

之唯虐民之罪是怒是懲於是乎威立矣故曰私事無刑私事無刑斯過半矣續大典云雖奉明使臣以私事殺人者亦慎命

執杖之卒不可當場怒叱平時約束申嚴事過懲治必信則不動拜色而杖之寬猛唯意也

牧之尚猛者每杖一囚先杖執杖之卒其法必以朱棍打其後踝即地顛仆棍者不猛又杖執棍之卒以甲之故而乙也破踝以乙之故而丙也破踝蔓迫株連至丁至戊本事反屬於先天大亂息起於平地甚者骨破氣絕遂至殞命無名之鬼項背相望甚可憐也死者之悲冤姑舍豈在汝體豈不顛倒此習者不可蹈也

收上官十日之內不可用刑見內既有旬月附過多執
犯者眾不得不用刑 將用刑收在門卒立堂下問之
曰汝等能杖者幾人各告姓名乃選十人別簽為執杖
之卒乃令十人伏庭聽約束 約曰官家用刑有上刑
中刑下刑上刑期於重傷中刑期於大痛下刑未洽而
已每杖一人刑吏告杖官家給三算小卒取杖三杖置
于戒石之上即知為上刑之誦官家給二算小卒取杖
二枚置于戒石之上即知為中刑之誦官家給一算即
知為下刑之誦汝則依約上刑十分用力中刑七分用
力下刑從輕亦洽 又約曰汝見吾算猶不依約當猛

者不猛是生殺之權移於汝手汝則可殺然當場必無
一言厥囚既杖如係輕歇姑且下獄待明日加杖既移
時乃治汝罪或杖或棍 又約曰汝於此事一向循私
不遵官令即汝杖棍之外罰後上京罪後赴營又至歲
末並不差任百般罪罰咸萃汝身汝其現之 及杖雖
杖之不猛收數無一言以了厥場既罷別開一座專治
此卒之罪如上約又其罰後罰丁咸遵上約則其刑必
猛矣

守令所用之刑不過笞五十自尉自此以往皆濫刑也

胡太初曰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

杖一百而已杖一百之刑不可數施訊決亦止可十數
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湏令如法決遣下、嚴峻
然後人自畏服不在乎數目之多若杖一百却留為極
典○案中國之法縣令杖一百自斲故胡說如此

古有五刑墨劓剕宮殺也後世以笞杖流徒殺為五刑
笞杖者古之所謂鞭扑用之於官刑教刑者也徒流者
古之所謂流竄以之宥刑非即刑也其之為五其義非
也○我邦時用之刑約有三種一曰笞二曰杖三曰棍
大辟則殺之也笞有二種其小者謂之笞大者謂之笞
杖其宗皆笞也杖有三種其小者謂之訊杖簿者曰法杖厚者曰

半朱杖其中者謂之省杖三省推鞠其大者謂之鞠杖府

推鞠其實皆訊杖也棍有五種大中小棍之外又有

重棍治盜棍二種也旺初用皮鞭見杖大典今不用

唐書刑法志云笞者恥也漢用竹後立更以楚書曰扑

你教刑是也大宗虛覽明堂錄見人之五刑皆此

背詔罪人並得鞭背 案學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楚者荆也李時珍曰古者刑杖以荆故其字從刑方言

木而蘆頭肉袒負荆謂將以荆而度杖也然則古者用

荆漢初用竹唐書謂古用竹而後用楚其言未備也

大明律去笞以小荆條為之本徑二分七厘小頭徑一

分七厘長三尺管杖以大荆條為之本徑三分二厘小
頭徑二分二厘長三尺皆削去節目用官階較板如漆
較勤用小頭臂段 案律雖用荆今郡縣所用多用搭
木搭木一名搭木一名石檀一名樊規一名樊桂一名
苦樹一名苦梘其皮謂之卷皮漬水出碧色者也方言
未其無搭木者代用他木監司御史以時較勤亦但校
大小其荆其搭所不問也 小管大管同是管也恐不
尤名之曰杖

大明律訊杖以荆杖為之本徑四分五厘小頭徑三分
五厘長三尺其他重罪者立文案依法拷訊臂腿分度

經國大典曰訊杖本徑七分餘二尺廣八分厚二分
管造打膝下不至臙肘 續大典曰凡推鞠訊杖廣九
分厚三分三者則廣八分厚三分 案中國訊杖本末
皆圓不過為管杖之大者又以臂腿分度吾東訊杖本
圓而本方其厚有差又以膝骨段之比之中國之法倍
加嚴重也

大典通編曰棍杖用柳木為之長廣厚薄一遵欽恤典
則 重棍大將現察使節度使用之非死罪大棍討捕
使以上用之兼用大中棍兼管將虞候中軍邊將守令
用之兼用中小棍金使萬戶別將權管用之 又曰治

盜棍捕盜廳留守監司統制使兵使水使討捕使兼討
捕使邊地守令邊將用之治盜及關係邊將裕政外勿
用 又曰軍務事外無得用棍 案內地守令雖收使
府使初無用棍之文

續大典曰曾經朝官雖現察使節度使毋得用刑棍軍務

則狀聞後法棍軍務外用棍者以濫刑律論各營編裨用棍者

繩以重律 案守令之刑不過笞五十自新訊杖軍棍

非守令之所敢用而近俗鹵莽不知法例笞杖尽麻唯

棍是用有一等不知痛癢之人每以用棍為快事嗟呼

用之者雖快受之者亦快乎衙吏衙校已屬非法況於

其餘乎手勢既滑小奴幼童鄉承鄉甲咸以棍制甚至

村氓野老一生不見笞杖者亦以米棍用為恒罰規規

魄逆受傷益深惜乎以人之痛楚作我之快樂心之不

仁胡至於此訊杖之濫須報上司乃可行之今也衙吏

鄉承姑舍是學官之儒訟墓之士一觸其怒拷訊唯意

其可曰 國有法乎民之有刑照其法也自我毀法何

以昭矣法之不昭威亦不立適足以自辱其德而已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三

泃水 丁鏞 著

慎刑二

刑罰之於以正民末也律已奉法臨之以莊則民不犯刑
罰雖廢之可也

治一國如治一家况一縣乎曷不觀治家者乎家翁日
日噉怒管子槌笏縛奴歐婢竊一錢不救一羹不怨
甚則以鉄槌打肩砧杵擊髀而子弟之欺罔愈甚奴婢
之偷竊益肆一室駭訕唯恐被執上下朋奸以欺一翁
策此家翁儼成獨夫而家道睽乖馴致大亂終不得焉

法家模樣而有一翁晨起盥櫛正衣冠肅然端坐以為
 受私朝分業授職使各治事其有不率淳二教誨事有
 可羞隱之勿彰燕居栉邑密二戎責翁帥以勤眾莫不
 勤翁帥以儉眾莫不儉翁帥以恭翁帥以廉表準既正
 物莫不順子弟皆能雅飭奴僕莫不淳良不知欺罔為
 何事不知偷竊為何習終年卒歲庭無答槌之教而入
 其室者似見和氣盈門春風襲人琴瑟書策莫不靜嘉
 草木雞犬皆若肥澤不問可知為有道君子之家者蓋
 有之矣由是觀之祥色之於化民刑罰之於正人未也
 吾身正民莫不正吾身不正雖刑而不正自有天地以

來此理恒然豈可以雜說亂之乎

或曰奸吏搢校良心已泯惡習已痼不可以仁義感化
 唯可以刑罰制伏子欲以蒲鞭治之豈不迂哉世降俗
 末淳風已遠漢魏不如三代唐宋不如漢魏故近世以
 善治得名者觀其為治必嚴刑猛棍大枷繫縛鈴祥一
 動一府悚然其以不治得名者觀之為治必輕箠小扑
 柔詞緩令紀綱既頽百脈解散其成效如此子欲以正
 己正物之迂談御此難化難制之悍俗所謂干戚之舞
 欲以解平城之圍也豈不迂哉荅曰此流俗之論也治
 與不治在乎其人不在乎刑罰彼以善治得名者若復

緩刑其治益高其譽益全非以嚴刑而致治也其以不治得名者若復峻刑其治益下其毀益騰非以緩刑而誤政也大抵庸清者其刑多峻貪濁者其刑多緩故曰庸者好名不近人情故曰用人之仁而去其貪禮蓋以是、非、善、惡之心既然真切其刑不得不極是、非、善、惡之心本來迷昧其刑自然多緩彼真切者其智有分別也此迷昧者其智無裁制也治與不治於是乎相遠然人不到聖賢地位心有偏僻之病所短每起於所長、亦在於所短彼所謂峻刑者必以嚴急之故多所錯謬或罪輕而罰重或罪疑而斷

伎一時之忿枉施酷刑一偏之見遂凌重罪多少寬鬱理而不克此所長起於所短也此所緩刑者亦以起謂緩之故時得無害本無重杖亦無大寃本無明決亦無獨悲民不畏官吏無訛憑藉虎威獄在疑案人得以少追縷舍故避氓有言曰惡板吏板利害相半方言峻刑之官謂之板此有驗之言也我之是非既明即田改賦役簽丁分穀自多明白吏不敢欺民不敢玩又從而省刑罰教小過則其赫、之譽愈高一層矣我之知識既昏即田改賦役簽丁分穀自多荒亂吏舞已張民訕已騰又從而縱旨杖施虐端則其嗜、之惡彌達四境矣

治與不治在乎其人不在乎刑罰也洪州吏習素黷奸
猾而柳誼之為牧也蒲鞭不用而民不見吏康津管屬
皆稱橫濫而朴基豐之為帥也笞撻不施而軍中肅然
唯一枝被拿露臂同類由是視之斯民也三代之民也
責之至今以為大恥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余則曰幪中畫衣澤纓文
鞞尚可以禁暴除奸何謂蒲鞭裸裎不可行於今日乎
君子之為治也當以第一等為期區、流俗之論何足
取也

鄭瑄曰針芒刺手淡棘傷足舉牀痛楚刑杖之毒百倍
於此可以喜怒施之手虎豹在前坑穽在後号呼求救

獄奸之若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手 又曰元覺有
一毫怒意功不可用刑即稍停后時待心平氣平從頭
再問可矣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忿嘗見立人因
怒其人遂嚴刑以求洩己之忿嗟、傷彼父母之遺跡
以汝吾一時之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可乎

邵伯溫家誡曰允依官雖此部公吏有罪立立案而後
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 案立
案者傷音也立案之頃不過霎刻而怒氣或平其機豈
不危哉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法、事過不能無悔者於

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

欲彼此兩得也邵克夫詩云爽口物多須又云當官

臨事切戒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循

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胡太初曰卓成爲察令諭其民曰我以礼教汝、必無

惡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

允爲令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古之仁牧必緩刑罰戴之吏策芳徽馥然

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嘗曰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亦辱而已 崔伯謙爲北地

太守改用皮鞭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魏倉慈南

史崔景貢守平昌縣常懸一蒲鞭而不用漢朱邑爲桐

不肯以愛利爲

李封爲延陵令民有罪不加杖但令裸碧頭巾以爲大

慚無敢復犯 案此卽據仲艾解之遺意

徐有功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

衆必共斥之武后時守正持平保全多人

宋杜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賦吏民亦憚其清整

田興趙

酷吏尚刑其在史傳者多身被極刑或子孫不昌

刑罰者堯舜之所不能廢墨劓割官猶忍為之管桂杖
棍何莫施矣但仁人之用刑也哀矜焉惻怛焉法之所
繫我不敢赦法所弗許我不敢為姑唯教之、、弗率
乃用刑罰古之道也勃然起老柏案推廳以其私忿殘
彼大命揆諸國法而不合度諸公理而太過則豈不誤
哉且刑罰自有正道乃於恒式之外或笞合其三笞或
倒用其大頭或反縛而跪石或倒懸而掛樹或摔曳而
拔項或灸灼而熨膚固牢邦禁也輕用以取服棒撞
祖戒也輒施於行檢斯亦不可以已之手鄧都義後減
宜之等皆身被極刑子孫不昌惡詛叢於身上報應捷

於目前為民者何苦而為是哉

婦女非有大罪不宜決罰訊杖猶可笞臀尤褻

婦女雖犯殺微猶察其無有胎孕乃施刑杖況於他罪
乎婦女管臀者去其棍袴擦其月衣灌以盆水使衣貼
肉其在法庭猶礙瞻近來官長或令露臀或施棍杖
種、駭愕有不忍聞有一縣宰飭令露臀那婦人摸衣
起立向官大罵舉母連婆肆發颺話官亦難處歸之狂
而出之上失其道下慢無禮將若之何收宜念此謹守
禮法免有後悔 良人之妻宜代治其夫官婢大罪宜
用訊杖小罪撻罰 勸吏人之妻不宜拿入官庭如欲

囚禁令自外就獄別遣可信之人摘奸

雖自官庭押送其入獄與否均

不可

大明律曰凡婦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餘雜犯責付本夫收管如無夫者責付親屬 若婦人懷孕

待產後一百日拷決若未產而拷決因以墮胎致死者

杖一百徒三年

老幼之不拷訊載於律文

大明律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疾病者並不合拷訊違者答五十

恤囚 刑典四

獄者陽界之鬼府也獄囚之苦仁人之所宜察也

獄中萬苦不可備述舉其大者總有五苦二曰枷械之

苦二曰討索之苦三曰疾痛之苦四曰凍餒之苦五曰

滯留之苦五者為幹而十枝萬葉於是身旁生矣死囚

行將就死而先受此苦其情可悲也輕因其罪不重而

同受此苦寃囚橫被誣陷而枉受此苦三者皆可悲也

為民牧者胡不察矣

枷之施項出於後世非先王之法也

周禮秋官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桔拳而桎中罪

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有爵者桎 許慎說文云梏
 手械也所以告天梏足械也所以質地 鄭眾云拳者
 兩手共一木也梏者四手各一木 鄭玄云在手曰梏在足曰
 桎 鑄案易曰履校滅趾此足械也曰何故滅耳此手
 械也何者肩荷之也後人或 易曰用說桎梏者蒙自臨
 視來臨之震足現良手本有桎梏之象震而為蒙則手
 足皆清脫矣然則梏手械也桎足械也司農之說非矣
月令仲春有國國去桎梏。孟子曰桎梏死於非正命
 有難去桎謂之桎梏謂之桎。齊世家云管仲及盧
 卑而脫桎梏。○鄭書總之桎字不見於九經其為後世
 去文王桎梏於美里總之桎字不見於九經其為後世
 之刑審矣

漢書司馬遷傳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注云三木在頭及手足
 後漢書范滂傳云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 馬
 融廣成頌云枷天狗絀墳羊 北史宋游道傳云游道
 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公命所著不可輒
 脫北史流末國傳云獄無枷鎖惟用促傳 宋史田錫傳云按獄官令枷
 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有以
 鐵為枷者也 按周禮掌囚云刑殺者加明梏鄭云書其姓名
及其罪於所謂明梏或是項械桎梏之外又加此梏故
 謂之枷者加也古者唯臨刑加此械後世凡罪人皆
 著故已自兩漢有三木之文也易曰係用徽纆所謂縲

紕也既以微纒係項又何如矣枷者後世之械也

大明律枷以皂木為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重二十

斤杖罪重十五斤 枷以皂木為之男子犯死罪者即

用之婦人雖犯死罪不用 鐵索鞋罪用之 鐐者鐵連

環也重三斤犯徒者帶鐐工作 續大典云除鞫囚左

袒黃宗 案袒者手械也本作持 枷之為物為獄卒

作也俯仰不得呼吸不得一時半刻非人所堪殺則殺

之枷則不可聖人多智必不為此在囚人則死生立判

在獄卒則採縱唯意以此大命于彼大權何賈之廷惜

何求之敢非枷者鑿金之大鑪也上令則不行下財

則多損何故而為是哉 盜可枷也逆賊可枷也死囚

之新入者可枷也不枷則逃所以枷也吏校可枷也奴

隸可枷也既入獄門不賂而脫姑且亦辱以行路也其

餘勿問其地之貴賤其罪之輕重悉不可枷何也上令

不行下財徒損此無義之政也或用薄紙糊印以封之

或用匾鉄署釘以鞏之其恣意愈其賂益重欲破民財

斯為之矣欲行吾令斯已之矣天下無不脫之枷記謂

枷不脫者昏暗之官也罪人數日不死於是乎知其脫

矣

張和思刑獄囚无問善惡責賤必被枷鎖械困苦備

極囚徒見者破膽奪魂踣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
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着肉鐔手足并有肉
紐束縛連絆墜地後為縣令法杖死

獄

中討索賈對之寃也能察此寃可謂明矣

昔末激臣撰羅織經索元礼等競為酷法作大枷有定
百觔突地吼死踏慈等名者令獄中討索其酷罰虐刑
多非人間之所聞鶴舞猿掛椽尔根腦種、隱語不可
究詰獄卒自命為神將老囚自立為魔王餓鬼相噬歎
烟吐焰非有陽界之人所能測度沈謂鎖匠有內卒外
卒老囚之中有頌座公負掌務之秩每遇新囚雜用五

虐之刑入門有踰門之禮入室有知面之禮脫枷有叙
骨之禮經日有免躬之禮解入則棄解衣入則棄衣簞
席有微油薪有飲種、若毒不可殫述上有禁則嘻笑
不可禁也下有告則補虐不可告也黑索、地關一乾
坤不可容也欲禁此弊唯有一術曰勿囚人而已矣
大明律云獄卒凌虐罪囚者依鬪傷論 續大典云禁
獄囚懸枷之罰

海州囚李送奉殺人在獄有朴海得者因事就獄、奉
崔惡才令李送奉執海得立之於墻下以泥著枷端豎
之於兩足之肘乃以蘆索合枷板與脚而束縛之於是

海得之身自頭至足疎直難支前不能屈後不能伸如
朽木之自僵而空中顛仆遂觸牆壁項骨破傷以至殞
命訖討者五十兩錢也 先大王既判此獄又下教曰
年前自宋朝恤獄故事使之洒滌其枷杻量給其衣囚
葉既又嚴飭獄卒輩之凌虐罪囚者揭示令甲不虐丁
寧飭令未幾便已解弛獄卒獄囚符同行惡殺越人會
國有法紀豈敢乃已籍曰管卒異執邑本營屬行惡本
官其可袖手旁觀乎不思所以防戢乎事在再昨年十
月道伯不可論當該地方官為先罷黜當日監守刑吏
監考令道臣嚴刑定配海州如此京外獄囚之困於獄

索可知特無殺傷不至顯發耳此而尋常者過後弊不
可勝言此後或復踵前習犯者並共監獄吏卒同律當
該掌官員重籠堂上及道伯亦當別般論責先自涕膏
另加管束仍將刑付辭意行會於八道兩都以示申令
之意京以捕廳外以兵水管鎮管一體知委莫曰九重
深遂予有備衣自可按察無或放忽事並須嚴飭 教
宜知此凡村民犯罪切勿因禁其或不得已因禁者別
飭刑吏概卒無得侵虐又執小罪權囚侍童以察其所
為

宋張洽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殺蓋獄吏受

財乘聞訊因使誣服也洽大怒極執付獄明日以上於
都縣之

○疾痛之苦雖女居燕寢猶云不堪况於刑獄之中乎

胡大初曰刑獄重事也刑獄惡地也既或差誤胥吏矣
恤咎必屬令從逃湯罰必損陰德可不謹哉曰疾病必
察飢寒必究牆壁必完出入必防○又曰有實病而吏
不以告者有不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
甚徑意初有小病不可審誥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
死而後告若有貨之囚吏則令其諛病巧為敷說以顛
漸脫令其點視之際躬加審察且其名醫治療日申增

減其甚困頓者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
聞官者推吏必置于罰○某地疾姑舍杖瘡之治療法
寂宜留心吏屬既稠富民自有管顧者唯貧民無力者
即一杯之酒誰有助者收宜知此切勿重傷既傷且其
照管醫治

大明律云獄囚患病應既去枷杻而不脫去應保管出
外而不保管獄官杖罪五十○續大典曰獄者所以
懲有罪本非致人於死而邪寒感暑凍餓疾病間有非
命致死其令中外官吏淨掃囹圄療治疾病無家人護
養者官給衣糧如有懈慢不奉行者嚴加科理

英宗乙卯
下教

世宗謹按文獻備考下文乃世宗下教

鄭瑄曰熱腸以求萬物危苦冷眼以觀世態矣涼

胡大初曰羸老之人天察其有無疾病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又曰春夏天氣蒸鬱須其疎其體極渴其穢汚使不與溲致興癘疫如精向寒便當糊篩戶牖支給綿炭使得溫暖和適可免病患

陳眉公云炎蒸赤日即敞堂匡池高梧倚竹蔭映翳然泚泚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因思獄中人無寬閒深浴之樂而但憎穢雜疫癘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仁人君子務違的當幕官掃囹圄雜加枉以廣聖王好生

之仁務使眼前大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

獄者無隣之家也囚者不行之人也一有凍餒有死而已月令孟秋設囹圄具桎梏仲冬箠囚圖以助天地之閉藏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胡大初云獄囚合給糧食有因縣道匱乏之青諸吏者不知官給尚欲減剋而可使吏供輸乎○又曰人當日

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以晚申立定程式獄中難亦有竈厨獄子覈嗟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即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杖銅鐵器四文字之屬

恐其自裁又防其傳通外事

孫一謙為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章為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二卒駢穢地索錢不得不其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為市一謙一切嚴禁手刑一秤二米詐飯日以印已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見囚衣弊時為澣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因得不死獄卒無敢橫大明律云凡獄囚應請給衣糧而不請給者獄官獄卒答五十○又云獄卒剋減罪囚衣糧者誅賊以監守自盜律論○案此諸文中國本俗罪囚衣糧其能自給者

官給也

囚山筆話云獄囚衣糧不得每繼其四肢無病者宜令捆屨織席拙者為菲屨草席工者為從屨蒲席使刑吏照管發賣如有賒貸不酬者昂其推遷或執馬吊人收贖糧給本錢以辦財料又禁烟酒使無雜費則久囚者不患其衣食矣若其家不貧者不必為此○牧遠去之日獄囚念其恩澤於獄中放聲大哭斯可謂賢牧矣○昔一獄囚官欲其速殞令絕其飲食囚三日不食垂絕夢其父以麵勸之曰活汝者今至矣既覺而飽果有一推官來伸其寃

獄囚之待出如長夜之待晨五苦之中留滯其最也
易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蘇之留獄者聖人之所惡也
獄有重囚其情至危者一月三推之狀皆陳意見以請
決放或以書而力請或當面而詳陳若恫在已有時刻
不耐之色然後能感動上官得有酌決也○凡輕罪本
當忽囚其或偶囚者必以囚人姓名牒于壁上日觀
省又令刑吏日囚修徒素每朝進之收宜澄省隨即決
放○收之醉者一囚之後遂忘不索刑吏自下後遣余
見多矣
月令云孟夏銜薄刑決小罪出輕繫季秋乃趣獄刑毋

留有罪 孟夏者秋移之時也季秋者收獲之時也二
者在農時最急為雖有殺獄正犯之外不可囚也

崔篆當王莽時為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垂泣曰
陷人於穿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緣吏扣
頭固爭篆曰邪吏以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補疾去

北齊宋世良除清和太守天祿中大赦郡無一囚羣吏
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索無
復訟訟者謂之神門

朱勝知吳郡事嘗曰吏胥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

安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李衡知滎陽縣專以誠
意化民歷任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

○牆壁踈豁重囚以逸上司督過亦奉公之夏也

胡大初曰今在○州縣獄多有頽牆敗壁不甚完固者
固當亟加整葺然奸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
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囚以飲水為名將水溼壁浸漬泥
濕夜寐則鑽壁踰牆候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此
害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重之者勿使處近壁之匪牆
之上必加以芟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
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

熊子復嘗暨陽日間不時赴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
直達寢所夜半擊鈴獄卒應諾否則必罰○胡大初曰
在法一吏三點官長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委佐
官飲酒相好則典委押不知脫有逃逸各將誰執吏輩
受賂則雖重囚亦其釋放安寢無賂則雖散禁亦必加
之繻紲不可不躬自檢察○案縣令之職固當如此然
既無道獄大囚官長親入獄中亦損威德且逐日為課
則太屑忽偶一行則無益宜於十數日一遣鄉丞武校
詳審以來亦無關事○若大盜飛賊其穿屋踰牆之法
神出鬼沒其防察宜倍嚴倍密且其踰越之法必有外

應乃可為之凡討捕校卒皆羣盜之黨宜名首校戎之
曰某盜若逾刃汝僚屬為外應也官當敦治汝其知之
○又凡良民惡人不可同處男子婦女不可同處宜於
獄中別為淨室以待用也

東崗李昆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牆澳曰白骨堆積詢
之乃遠年罪人死者以感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
露何也遂於城外作義塚埋之

歲時佳節許其還家息信既孚其無逃矣

漢虞延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遣囚還家並感恩德
如期而還

晉曹攄為臨淄令臨歲除赦重囚歸省家皆感泣至期
而還○晉范廣為堂邑令承劉榮吐罪當死郡勅以付
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佳節廣輒聽還榮亦如期
而反縣堂為野大所及榮脫械赦大事畢還自着枷
南史席闡文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志放獄中
囚依期而至○何胤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
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王志為東陽太守獄有
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唯一人失期
獄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期朝果自詣獄辭以婦
孥吏民歎服之

唐呂元膺為鄆州歲朝放囚歸省以戎使之遲期盜皆如意而至自是盜黨感愧志避境去○宋曹叔遠為浙西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王伽為齊州叅軍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囚叩輦自祀國刑身纓縲世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乃悉脫枷鎖囚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赦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帝聞西驚異

久囚離家生理遂絕者體其情願以施慈惠

後漢吳祐為膠東相女丘男子母丘長其母俱行布道

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長以械自繫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女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席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齧指罵死以報讎君因投保而死●漢後龍翊為泚陽令趙豎殺人繫獄當死其父母訴以絕嗣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枉身而有子●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悉捕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去棗逾年杖之人階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僕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韓魏公判大名有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將引
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前行遣二倅曰此人自封
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如何琦曰知某封案意乎此人
新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其父母必咎其妻所以封起
案卷再二倅起稱公曰公恕至此天不獨厚公後世亦
貴顯無極矣

王克敬嘗為兩浙監運使温州連鹽犯以一婦人至克
敬大怒曰豈有連婦人行千里外其吏卒雜處者所
教甚矣自今無違建議著為令
流配之人離家遠隔其情惻惻館穀安鍾收之責也

罪不辜故得此流配陵輾迫迫非仁人之政也流配
物有四等一公卿大夫安置投竄者也一罪人親屬得
坐徧配者也一貪官汚吏照律徒流者也一賤流雜犯
自下行遣者也朝局一度大勢已傾則雖議改大臣猶
度陵慢况於大夫士以下乎猶有翻戾之望者乎令察
有贖遺香吏潛獻忠誠若本地亦時遂無前路者其所
侮虐不可盡述余詩曰小窟有人憐大窟無人恤此之
謂也若世交情厚者其緣坐之法出於後在蓋三族
之例特不死耳三古之談為三族上及諸父是祖族也
旁及昆弟其生是父族也下及子
姓是已族也今人誤以父族母族妻黨禍以來所謂
族為三族故遂不知今之依坐即夷三族法

送賊有實有竟者勿論雖其實者其諸父諸子其其
昆弟有何罪也況其婦女為婢柔性未死仁人君子所
謂惻念近俗仇薄凡緣坐者凌虐已甚散氣隔遠者
猶或滴略世誼本厚者尤益迫逐如婢也或因之於獄
中或拘之門閭婦女為婢者必受點考又從而窺其顏
色非禮薄德孰大於是凡士族在配者其點考宜令
鄉丞刑吏坐外者閱數月之間或一親閱其婦人始到
宜令家被入庭收乃閉戶勿視差官婢護送又蔽飭所
任隣比其男子毋得往來窺視待之無禮一閱之後勿
復躬閱每至朔望遣婢者審或時往節饋以來向雖奉

非親戚理當如此窮途之感刻骨鑠髓窮途之惡亦
刻骨鑠髓舍德入地必有冥報舍惡入地必有陰殃天
地變化寒暑迭遷富貴者未必常樂窮苦者亦荷天照
君子於此宜兢然致心也況其姻婭族黨猶在京輦
聞其有德孰不暗悅聞其施虐孰不潛訕不知之中或
名譽以騰或憤嫉以羨自己利害亦不少矣婦女流
配者其苦勞微多可廢顯而其家既廢無入敘述甚
可悲也其以處子未者白髮被顧猶作北髻六十年閉
戶獨處人不見面又或陵虐之言迫於眉睫則投繯服
猶以全其無玷之數者項背相望欲作紅史一部以昭

幽光而未幾也牧宜知此恒存務惻勿事凌虐焉可也
 貪官汚吏來者館接必厚餽遺必腆不足恤也其賤流
 雜犯者辛苦萬狀非人所堪邑例萬殊或逐戶排日輪
 流給食或萬民均飲以披館主繼之至客俱困不可堪
 也余在西邑買一尾屋使十人同處一邑配人例損火
 粟錢歲入五百兩募民為館人餼料蓋督管算免四成
 出其中名之曰兼濟院謂至客兩便也邑人便之
 配人給由非法然其本罪不重根株有著者以時俗由
 亦善改也若奸吏未者以權門之託欲得由暇萬不可
 許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三

泗水 丁壩 著

禁暴 刑典五

禁暴止亂所以安民搏擊豪強毋俾貴遠亦民牧之收勉
 也

豪強之類總有七種一曰貴戚二曰權門三曰禁軍四
 曰內臣五曰土豪六曰奸吏七曰遊俠凡此七族務在
 裁抑以安百姓詩云維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古
 之遺直也人能不畏強禦而後能不侮鯨虜禁暴者仁
 術也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後於小弱急於豪強，有罪輸
掌畜官使研筮不中程輒笞督。嚴近年為河南太守
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
之其豪強侵小民者以文而內之。岑熙為魏郡太守
視事二年人歌之曰我有枵糠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
君遏之狗吠不驚含哺鼓腹。

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之蒼頭殺人匿公主家宣候
主出行叱奴下車格殺之上使宣謝主宣不從強使頓
之宣終不俯上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由是豪猾震
慄歸臥虎。司馬馬為洛陽令貴戚斂手歸曰卧席園

綉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
綉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賈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
乎於是部吏望風皆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

清

歐陽尹，京不事風采至貴寵犯禁令有求免者必寘
于法雖詔令有所不從。

唐李朝恩政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商奴侵害
平民朝恩杖之上階勸慰勉之。崔皎為長安令時郊
王部下人盜馬府縣莫敢言皎命就禽於王家王懼後
殺其奴置於街樹。

吳正肅育守襄城初秦悼王葬汝州其後子孫歲時上塚不絕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每抑折之凡過其縣者不敢鷹犬以犯民田至他境然後敢從獵窟室宦官或夜半叩城門索牛駕車公輒不動及朝徐告曰牛不可得也

馬光祖尹京庭無留訟福王府所民不還房高屋錢光祖刊口晴則鷄卵鴨卵雨則盈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 謂政清則其乾燥如邪政濁則其濡潤如雷我在之時不可以濡潤也

萊昆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為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

陰左右放縱昆縱以法無所寬貸昆因朝集素謂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昆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

唐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時張易之家奴暴橫元忠荅殺之權豪憚伏

劉捷甚為京兆獮令蔽明先是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擊名諸軍不遵法令凌蔑衣冠劉公皆窮治之宿猾屏跡甚至有匿軍人名因自稱百姓者當時人于頭上似各有一劉尹不敢為非

唐許孟容為京尹神策使李昱假貸民錢八千貫三歲

不償孟容收捕刻日命還之是日被械也一軍驚訢於
上再遣中使令送本軍孟容奏曰臣知不奉詔當誅臣
為陛下殫抑強豪錢未盡收豈不可送上以其守正許
之

唐柳仲郢為京尹有人訴表甥劉昱毆曠母謂為禁軍
小校仲郢不俟奏杖殺之唐宣宗憐苑北見樵者乃
涇陽人問其宰李行言政績對曰性執滯有賊匿軍家
取來盡杖上書其名帖殿柱

范純仁為畿縣令衛士徼收馬踐民田公捕而杖之奏
曰養兵出於二稅轉收馬而侵食民田二稅將何從而
出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無管勾收地自公始也
蘇軾自杭徙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
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鬪至殺民訴於軾
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
使人招弒之矣

程顥為鄆縣主簿鄆縣有稅官曾盜官錢然怙力自恃
監司至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曰新主簿若發某
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祿諱肯
為盜萬一有之將敢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以不敢言卒
私償其所盜以去

許觀雪厚為碭平縣令碭平有內奴作氣勢為民虐者積十年郡縣莫之呵也先生數其犯禁者十餘事以法斷之民心大悅而論以濫殺繫經冬夏邑人守闕訟寃適天旱以寃獄得釋

上虞武斷小民之豺虎也去官存羊斯謂之牧

鄆都為濟南守濟南晁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都誅晁氏首惡餘皆股栗趙廣漢為潁川太守郡大姓原楮宗族橫恣前二千石莫能禁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楮首惡郡中震栗

尹翁歸治東海縣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

之縣、皆有記籍自能其政收取黠吏豪民素致其罪高至於死以警百吏民皆服大豪郝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勢力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棄市一郡怖栗

李及通判曹州、有趙諫者交通權貴持郡長短假為奸利及既受命諫至京師求見及非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事者及察其狀盡數前後疏為以聞於御史鞠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貨給事於貴權之門為一郡虐浩發其奸繫死於獄盡籍其家權貴人教其家訟

竟誣公以他事劉珙奏李其得罪豪民為民所誣上曰
奇臣不畏強禦擊死豪民豈易得耶
丁公度瑛為平山縣監邑俗素豪猾多武斷聚開民村
落中威使之不役於官公取其尤強梁難制者一人治
之其人素交結權要洛中大家多以書來公一不聽持
之益益其人逃遁憤恚死搜出隱丁八十餘悉以克軍
額自是豪右震懼令行禁止
胡大初曰縣道每有姦猾頑嚚之人專以教唆詞訟把
持公事為業先虛榜文曉喻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
環押少縣界必懲無赦

續大典云豪強武衛鄉曲凌虐百姓者杖一百流三十
里 奸吏豪強已見東吏篇今不再述

惡以任俠剽奪為虐者亟宜帶之不戢將為亂矣博戲賭
錢者亦宜嚴禁

尹賞為長安令長安中奸猾侵多閭里少年殺吏受賕
報仇相與誅死得赤丸斫武吏得死者斫黑文吏白者
者至治喪死傷橫道抱鼓不絕賞修獄穿地方洙各數
丈甌麗為櫛以大石聚其口名為虎穴分行收捕以次
納虎穴中辰以大石數日發視皆相枕藉死

薛元賞為京尹都市惡少以黛黑饌膚剽奪場閭元

賞到府三日杖死二十餘輩百姓頓安

陳克佐治開封府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禁錮之公台諭曰尹以惡人待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忍為惡耶因盡從之凡五夜無一人犯禁者

朱子在漳州約束榜云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文禁止百姓及軍人賭博 鈐束非不嚴切今來

尚有不畏公法之人公然賭博全無忌憚深屬不便大明律云凡賭博財物者皆杖八十攤場錢物入官其開場賭坊之人同罪止據見發為坐職官加一等餘賭者勿論 案皆杖者謂博真錢陸馬吊江牌之類皆杖八十

也諸賭之中其壞心術破財產為父母宗族憂者馬吊為首獲陸江牌次之吏捕杖贓多由於此牧宜三令五申嚴禁斷其有不悛者密遣侍奴侍童及他心腹之人登時捉入照律杖贖以惠奴婢以恤獄囚凡逋負碎多者查其事根若由馬吊執其多獲者照數還徵以充其欠○開坊主局者律雖同罪此是首惡其罰宜倍重

私屠牛馬者街路酗酒者並有法禁

大明律云凡私宰自己牛馬者杖一百誤殺者不坐若病死而不申官開割者笞四十劬角吏張入官○續

大典曰牛馬私屠杖一百徒三年。吾東之俗牝馬皆
 貞牡馬皆童風合既阻孽育遂絕萬戶之邑馬不過數
 十匹若非病斃本無私屠唯牛禁宜嚴也然吾東無羊
 歲時行樂非牛無肉人情所願不可酷禁唯豪吏豪民
 婚宴奠祭殺牛成俗是可禁也法當坐大安得用贖但
 心欲照律報將上司損我民財益彼豐廩無義也杖一
 百減之為笞五十徒三年贖之以皮勸勿自裁處折抑
 所宜也。凡監司貪者必嚴禁牛耳目寄於胥吏證驗
 絕於隣里於是奸吏采其報其宿憾借貸不順者誣以
 私屠睚皆有怨者誣以私屠匿名之告法所勿聽而監

司利其贖錢一入廩記不復按覈但索贖錢吏威日高
 民財日削政之未善莫此為甚然且京司之法杖一百
 徒三年杖贖錢二十八兩都無事矣外省之法訊杖三
 次杖九移囚數郡又杖贖四十二兩又徵錢違律越法
 無復節制豈不惜哉凡牛贖一徵其政可知不容復言
數十年前北道之人言云古有牛金刺史今有牛禁刺史

大典註曰四都及其他不得不許屠處五日屠一牛違
 越者官長從重論。由是規之官庖之五日一屠法蓋
 許之也土俗無羊不得不食牛故法條微婉如此然守
 令利其稅肉縱今日屠非法也五日一屠宜嚴守法典

官用不濫則庖奴無
害雖禁日屠無怨矣

范忠宣守齊兩司理院囚繫常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
公曰何不責保使外使之輪納耶即呼出庭戒飭之曰
甬輩為惡不俊在位者不容釋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
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
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朱子勸農文云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餵
飼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勅科決脊杖
二十每頭追賞五十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
後漢虞詡遷尚書僕射時長吏聽百姓謫者輪贖犏

在

為義錢託為貧民儲而存令因以聚歛 汪汝達令黃
巖損捧錢等城去浙之日屠吏致罰餒曰此例所應得
汝達驚曰屠官自席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
大典通編云街路上使酒人杖一百 凶年宜禁大釀
已見救荒篇 市場街路之人例有凶悖酌罵為民大
害者收宜別設盧參大杖一百歲微勿赦其或偶然中
酒者其罰宜輕如有土木之後罰役三七日亦宜懲五
也

胡大初曰人有私隙使輒誣以鬻酤意在擾害官司不
問虛實輒差弓手數十為羣持杖突入遍掠房屋統打

牆園無異於大劫

蜀先主庸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其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游見一男子從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欲其釀等耳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王佐舟平江長于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厭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而家收婢有出入者守以幼婢對進至前得其其民奸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皆杖脊遣之聞者一慢

除害刑典六

為民除害收所務也一曰盜賊二曰鬼魅三曰虎狼三者息而民害除矣

吾人相聚燕居開談問所怕者何三者寂怕人見參差或云畏盜或云畏鬼或云畏虎三者之為民害可知也鬼患之作必由人自淫祠妖誕鬼所憑也故鬼患以除妖為奉

盜所以作厥有三由上不端表中不奉令下不畏法雖欲無盜不可得也

上不端表者使臣牧臣貪婪不法日傘之陰指為大盜

謂
表既不端，甚何由直盜且竊。然相俛曰：伍隆如彼，聖
重如彼，度。因思如彼，猶且為盜。吾濟小人，朝不慮夕，
誰罷情。然以自槁乎盜之相聚，恒言如此，惡得而禁
之乎。孔子謂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賔之不盜。此之謂
也。霞山冷談云：葛衣居士，南方之傑也。嘗過甌橋之市，
遇軍官執一盜，縛之以朱索，遂之以低單，反接以龍道。
葛衣居士忽前把盜，臂放散，大哭流涕。友下且弔，且
語曰：虎哉子也。胡皮辱至此一市，大驚圍三匝，以觀軍
官大驚命卒，並縛葛衣居士曰：子之縛我何居，以我之
鷹盜乎。蓋亦聽吾之言而縛之。後之軍官曰：何居士曰：今

羣盜滿地，田盜其穴，盜其賦，賤盜其廩，倉盜其利，訟
盜其賕，盜其職，察使即臣與之朋，比盜之不發，厥位
稱尊，盜力彌強，厥祿彌厚，盜愈彌巨，行則樹旗，立則垂
帷，翠袍紅條，裝飾鮮楚，終身逸樂，莫之敢誰何。而獨此
三飢四飢，鼠穿狗突者，蒙此大辱，不亦悲乎。吾是以笑
匪有他身，軍官曰：噫，先生之言是也。謝之以酒而遣之。
中不奉令者，凡討捕軍官皆盜之頭領也。不挾軍官盜
不盜也。通街大市，驅盜入墟，表裏和應，乃行剽竊，單盜
無行盜之法，富家豪戶衣服器用，盜雖盜之，不能賣之。
其賣之者，軍官也。率賊十金，盜愈其三，軍官愈七，例本然。

也新盜落草例行叅謁三獻其賊乃謀自食一或自私
 乃解至官又囑取盜畜取富民查廷援引其黨或捕同
 黨或稱賣賊株連蔓延無辜駢首既吮其膏乃白其寃
 又於獄門與外援援提設榜使之逃送鎮營兵營凡
 祈謂討捕軍官皆梁山佃頭領收宜知此凡民間有告
 以失物者密以戎諭使之推遷○密諭曰盜者之情官
 祈洞悉汝祈不知安有益矣汝不推遷我則棍汝猶
 不後我則殺汝示之以必索之色持之以必罰之信未
 有踰旬而越月者矣示之以必殺之色持之以不懈之
 勤則軍官轉告羣盜自然逃散六期瓜迤之內無

復以失物告者矣○余始至西邑有盜殺人棄牛月餘
 乃覺僉曰已遠余示之以必索之色持之以必罰之信
 七日而獲之事見明清錄

下不畏法者凡盜之窩主皆在城邑之底邸店之間山
 下孤村非盜藪也逆旅之家日閱千人雖有生客人所
 不疑若靜僻之地一客棧寓四鄰究詰蹤跡即縱辭說
 大播故凡截聚之人皆在邸店十里五里連環布陣有
 謀則互相和應有急則互相傳報賊之所匿擊之所託
 皆在是也○收斂執盜宜嚴糾否舍得無匪奸三令五申
 諭以必死一有所犯即斷之以律不少饒貸則盜無所

折為藪也

大明律寫主分贓者斬餘各有差皆事者宜考焉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長安少年數人會窟里空舍謀共

劫人坐說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

張敞為山陽太守膠東渤海盜賊並起敞明設賂賞開

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召尚書調補縣令

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翕然

龔遂為渤海太守時渤海歲饑多盜聞新太守至發兵

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請持鉏

鉤田甿者皆為良民吏無得聞持兵者迺為盜賊遂車

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晉江道為令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持險為阻前後守宰

莫能卒道到官召其魁首厚加撫恤旬月之間襁負而

至道嘗曰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諭苟

免飢寒時思兵刃乃朝廷既煩其賦役都邑復益其徵

求不得而已劫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

魏田豫遷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

中為群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人表奏皆

死當豫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

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皆散

王敬則為吳興守錄得一偷鞭之令偷長掃街路久之

乃令舉舊偷自代羣偷恐為所識皆逃走

兗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為刺史廼村置一樓一懸一鼓盜發之處輿捷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鈿咒寶物兩盒值金百鎰尋為盜所得天后大怒謂長史曰三日不得盜罪死湖州別駕蘇無名請見后曰若委臣取賊毋拘日月臣為陛下取之會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衣袈絁出赴北印者

可踵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笑不哀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盡寶物也天后問曰卿何術而知此對曰當臣到郡之日即此賊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拜掃許必出塚賊即設奠而笑不哀明所葬非親也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塚無損傷也向若陛下巡從府縣擒賊許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賜金帛加秩二等

向支簡知永興有告禁卒倚籬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

衣袍伏燹下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攤入召
至階公振袂一麾伏兵盡出盡擒之各懷短刀即帝誅
亂卒掃庭張樂賓從股栗
韓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不
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合請獲他盜者聽折
除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令至今用之
廣除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照取舟人物為
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顯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
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為業
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王質通判蘇州守黃宗旦得盜鑄錢數百人以託公
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
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
出其獄

朱墨之識點其衣裾自古有說頗可試也

張敞為京兆尹時市肆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
求問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為長
者敞召見責問因賞其罪令致諸盜以自贖偷長曰今
一朝召諸君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
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

世閭里閔出者汚緒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盡發行法罰由是援鼓希音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朝歌賊竄李等數千屯聚連年及虞詡為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及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為之鄉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米縫縫其裾有出市里者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補神明宋高緬宣為益州都監蜀人富侈元夕大張燈知府薛

奎戎以備盜緬宣籍惡少年飲犒之使夜潛誌盜背明日皆獲

盛祖為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祖潛登庭樹貴珠墨二筆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朝開城門察命邏者衣有跡悉捕之不失一人

陳述古知建州蒲城縣有人失物莫知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其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趨晝後閤祠之因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無聲為盜者摸之有聲述古禱鍾甚肅奈託以帷環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

墨一曰無墨訊之果為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

運智設機發其幽隱在乎章思以求獲靡不得矣

北齊任城王高諧鎮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搜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居城諾姬以靴示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為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看此靴內妻家也捕而獲之時補明察

張寔在河陽有客失驢三日訪不獲詣縣告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箴其鞍驚令客勿秣驢夜繼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搜其家於積草山下得鞍人服其明一本作張驚

宋楊檜知興元府吏請根穿窬盜章繡者檜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乃呼戲猴者詰於庭一訊俱服遂正其刑補為神明

德化攸感物無不格此萃六爻之所以皆無咎也

後漢鄭毅為關令行德化得遺寶於道求主還之

關憲為緝竹令以禮讓化民有男子杜城夜行得遺囊

中布緝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化此與鄭毅事相類

羅衡為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馬牛皆繫道邊日此屬

羅合者

北史方景伯為清河守郡人劉簡帛曾無禮於景伯聞

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屬縣廷訪之署其子為西曹
掾仍諭山賊、聞不忿舊惡一時俱下○鄭瑄曰士大
夫處心和平每事須出人意表無令小人心可以相
測也

蘇瓊除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女盜止息其鄰郡
富家悉將財物寄至界內以避盜冀州人成氏大富被
賊攻悉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

宋世良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
之羣盜多萃于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
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

宋

險賊何益但有蘓公自屣跡

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

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許作趙郡

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已上並北史

唐馮元為眉州劔南有盜掠人財仗山谷元常以喻以

恩信賊相率脫巾面縛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赫馬歇店中見
老翁負墮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為人所竊矣翁坐不向
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必隣家戲戲耳
謝異而就問曰爾家失犢而再告不顧何也翁笑曰范

合居此訛肯為盜而已犢果還謝歎息而去

曾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
外戶不閉至涕公為曾開門常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
亦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索之果然

元德秀為魯山令有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左右皆曰盜
必亡去矣德秀曰吾既與之約矣明日盜取虎還矣

凶羊子第多暴草竊小盜不足以大懲

王曾留守洛師歲餘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
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釋之遠近聞以為法
全活者以數千計

王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
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罪後
遂以著令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
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瘡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
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未永勿復盜也

北史趙照為冀州刺史甚有威惠嘗有人盜照田中蒿
為史所執照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

於重刑蓋并常
作蓋

誣引富民枉施虐刑為盜賊報仇為吏校征貨是之謂昏

牧也

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賄常指獄門口此吾家錢窟被訐下獄謫維州司戶至屏浦賜死

劉皓為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吏令盜偽通買

物者証引買十餘人乞追證皓佯為無能者判曰並要

正身今未待贖及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鞠獄吏

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賊與買贖皓曰

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其知

不買賊不買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余昔為討捕使見

吏校噉盜凡村民財高者多誣引為買贖人治盜者不

可不知○元被誣引之人雖初招落空不能無贈於吏

校乃噉盜再招又復如此三招四招株連數十人捕校

帶朱索至平民之室即一牛已解平民入府中白寃而

歸又一留典賣牧宜知此凡買贖人名出切勿傾信三

問四詢若係証引甘死不辭而後乃可召至如係誣引

即用周牢問何吏何校教唆為此行罪勿赦○每見老

校黠者先告于牧曰盜告買贖人多不可信屢度其辭

自是例習牧深信此言謂所告老實不知此校陰噉誣

引陽為此言以自拔耳

吳正甫知茶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上遣中貴馳至
茶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台曰吾雖不敏然
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身一方手召之可也乃館使
者日與飲酒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
○昔在西邑監司飛閱言金川郡深山中羣盜四五十
人也聚有白馬特縛克山縣軍校至義廳前諭遣之厥
明日四五十人打克山縣門吏奴擊逐之巫叢校卒及
即捕軍數百人令及時勦討閱到一府震恐余曰休矣
柘小校纖弱者一人勿帶朱索但持官帖直往盜窟傳
之誘頭領三人來小校涕泣不已余曰汝往金川地聞

街路所言必得釋慮入盜窟如果可畏汝其回來小校
辭去厥明日以盜頭三人至閱視皆良民也克山之校
誣告也時金川守洪秉德為余言金川之民賴以得全
鬼魅作變巫導之也誅其巫毀其祠妖無所憑也

鬼魅愚弄人令人崇奉或假作惡人顯靈令人崇奉惡
人或憑依野獸毒夷或憑依土神石佛令人崇奉無知
之物總之巫覡神師術客妖僧之流為之誘導以掠民
財牧宜嚴察山流其惑世誣民者誅之勿赦則妖息矣

淫祠

大明律云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妄稱彌勒佛白雲

會一應左道隱藏圖像夜聚曉散扇惑人民為首者絞
為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按律文如此宜畧遵而
無違者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延掾歲斂民錢為河伯娶婦巫
視良家女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海而沒俗言不
為河伯娶婦水未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
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
醜婦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媪入報河伯更為求之郭
令史抱巫媪投河中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
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八白之復

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延
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皆可罷
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為河伯娶婦矣豹因溉其河
為十二渠以溉田

晉左振為黃州黃人歌曰左令今既來誰忍弃之去又
歌曰吾鄉有鬼巫左令能殺之

柳子厚跋曼州象祠記曼亭祠象神河東薛合至考民
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以
惠德而專世祠殆非化吾民之意巫命撤之沉其主於
江州民歌曰甌羨淫昏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合闕其戶

○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送醜而廟
食耶秋梁公李太尉德加祭人胡不為祠俗撤元濟祠
建二公祠

宋王嗣宗知郢州城東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度為
妖巫挾為禍福嗣宗毀廟燻穴得十數狐盡殺之淫祀
遂息

孔道輔為寧州軍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
以為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
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
陳希亮為雋都守巫覡歲飲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

有大灾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台禁之民不敢犯
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錢元懿為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
媪因興妖言曰其所渡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
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
此火息

黃瑞知永春晉巫有女病若有物憑之者巫曰故羅辛
某也死而役於城隍之神實為崇瑞怒曰是安敢然杖
其土偶而投之溝流女病即愈

劉龜年知武陵楚俗右鬼其淫祠曰潘仙翁者歲時集

會擬金鼓執矛戈迎而祭之命尉杜師顏撤屋毀象
取其兵刃罪其倡者

林俊按鶴慶州俗崇釋信鬼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
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命焚之父老言犯
之者能致電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電即止得金數
百兩悉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加祀孔子遷豆
舞佾

丁公老孺為安東府使本府自前朝有新羅公主烏金
簪神多靈人敬信之金省菴孝元為守時焚毀其廟厥
後吏民更渡尊崇每年五月五日巫覡才人奉其神數

十為羣官吏陪之周行境內謂之端午使閭民奔走恐
後破產失業猶不知悔前後太守莫能禁台大會儒士
焚其怪服其妖遂息

虎豹噉人毀害牛豕設機弩穿獲以絕其患

凡捕弔之法太上弩刀也其形如半月其次檻牢也謂俗

之檻其次阱槍也擊坎植槍五六枚上設最下者火砲

也凡砲手行獵十百為羣橫行里閭討酒索飯其害反
有甚於虎豹斷不可為也宜全村一設弩殺得五六則
羣虎相招而遠遁矣

劉琨為江陵令縣有大灾琨向天叩頭大尋滅後為弘

農太守帝皆負于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問曰
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按此真是偶然非
劉琨謙美也信有此理便是愚物蓋與周台亦必焚山
林驅帝豹乃去其害況於衆人乎

後漢董恢除不其令民為帝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
帝恢聞而出叱帝曰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
垂首伏罪自知非者當踊呼稱冤一帝低頭閉目狀如
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
吏民為之歌頌○案此亦戲劇之言耳

後漢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帝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

牢而猶多傷害均曰夫帝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
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
退貪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牢除刑課制其後傳言帝
相與東游渡江○案此必由捕獵反為民害也然弩檻
不可不動設

樂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或時出道上
邀犬承食之市里驚奔以為神蕭信公至郡蛇不敢出
台滿秩去三日復出為民患退台不可返得其衣履為
位設而拜之蛇不敢渡出衆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
大石就其傍立台祠祀之○案此亦神恠之說不足信

也陳文惠克佐為潮州通判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公
命捕得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